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LA LITERATURA MEXICANA

墨西哥文学

李德恩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史丛书

墨西哥文学

李德恩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西哥文学/李德恩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ISBN 7-5600-2341-X

I. 墨… II. 李… III. 文学史-墨西哥 IV. I73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2911 号

墨西哥文学

李德恩 著

* * *

责任编辑:朱云奇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6.75

字 数:173 千字

版 次: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600-2341-X/H·1241

定 价: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68917519

内 容 提 要

《墨西哥文学》一书上溯墨西哥文学的源头,即阿兹特克文化与文学以及此后的玛雅文化与文学,揭示了墨西哥文学艰难曲折的诞生历程。接下来,作者以墨西哥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和作家为主线,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墨西哥文学从诞生到20世纪末上下四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涉及的文学流派主要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先锋派、自然主义及印第安主义,并重点介绍了现代墨西哥文坛上的几位巨擘——《佩德罗·巴拉莫》的作者胡安·鲁尔福,“新小说”的代表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以及拉美文坛“新秀”德尔·帕索。

本书避免了平铺直叙,将文学史的介绍和文学作品的欣赏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读者在了解墨西哥文学史的同时又欣赏到了许多精彩的文学选段,从而使这本书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目 录

一、阿兹特克文化与文学·····	1
二、玛雅文化与文学·····	17
三、文学的天折与复苏·····	30
四、文学的外来客·····	42
五、文学的新生·····	50
六、文学的新形式——小说的诞生·····	63
七、浪漫主义在墨西哥·····	76
八、墨西哥的现代主义·····	89
九、墨西哥的先锋派:尖啸主义与“现代人”·····	103
十、自然主义与印第安主义·····	118
十一、墨西哥革命小说·····	127
十二、魔幻现实主义杰作《佩德罗·巴拉莫》·····	141
十三、卡洛斯·富恩特斯与新小说·····	156
十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	172
十五、拉美文坛“新秀”——德尔·帕索·····	183
主要参考书目·····	194
墨西哥文学大事记·····	195
索引·····	198

一、阿兹特克文化与文学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从丝绸之路到达中国这一举动曾轰动当时的欧洲，而当他的同胞哥伦布立志从海上前往被称为“大汗”的中国时，他的航海设想不仅被葡萄牙国王所拒绝，也受到西班牙王公、大臣们的冷遇和奚落。所幸他的雄才大略得到了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五世的赏识，他的航海计划因此才得以实现。

哥伦布于1492年8月3日率领3艘帆船沿与马可·波罗相反的方向前往中国，并携带了西班牙王室致中国皇帝的国书。他历经艰险，终于在10月12日发现了一个海岛，以为到达了“大汗”的前沿岛屿。那个海岛被当地土著人叫“哈纳内”，哥伦布给它起了一个“圣·萨尔瓦多”的名字，意为“救世主”。其实，这个所谓亚洲的前沿岛屿，是现今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接着，他们继续西行，相继发现了古巴的东北海岸和海地岛，于1493年4月15日返回西班牙。

哥伦布一生中共组织了4次航行，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航海事业，成为为未来西班牙王冠增辉的发现者和征服者。他临终时说，“我用我的气力为他们推开了大门。”但他至死都以为被他推开的大门是印度，而不是一个新大陆的大门。

究竟谁最早发现了美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哥伦布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先驱，为后来者开辟了横渡大西洋的航路，这是毋

庸置疑的。墨西哥的征服者科尔特斯便是沿着哥伦布的足迹踏上阿兹特克帝国的土地的。

征服墨西哥的科尔特斯出生于西班牙贵族家庭,从小体弱多病,但却有去新大陆闯荡的决心。他父亲送他去萨拉曼卡学法律,但这个从小就做着黄金梦的青年学习了两年法律后终于踏上了西去的征途。他曾在古巴参与镇压印第安人,又率领一支由 11 艘船和 500 多名士兵组成的远征队,于 1519 年 4 月在现今的韦拉克鲁斯登陆,后又深入了墨西哥的内地。

当时的阿兹特克帝国皇帝蒙特苏马二世对乘着“浮动房子”前来的“白脸皮的人”感到很恐惧,以为在印第安人的传说中羽蛇神将变成有胡子的“白脸皮的人”,即“白神”回来的说法应验了。于是,他派人与科尔特斯接触,要求他们不要进入阿兹特克帝国。科尔特斯拒绝了他的要求,与对蒙特苏马二世的统治不满的其他部落结盟,组成一支 15 万人的大军,向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进发。敌人兵临城下,蒙特苏马二世不战而降,于 1519 年 11 月 8 日亲自出城恭迎“白脸皮的人”。科尔特斯俨然以一国之君自居,在特诺奇蒂特兰指手画脚,他在参观印第安人的神庙时,提出捣毁所供奉的神像,树立他们的十字架。这引起了阿兹特克人的反感。阿兹特克人假借欢庆节日为名,袭击了平时颐指气使的西班牙征服者。西班牙人躲藏在蒙特苏马二世的皇宫里,不敢露面,胁迫蒙特苏马二世命令阿兹特克人撤离。阿兹特克人早已看不惯蒙特苏马二世在“白脸皮的人”面前低三下四,在他向他的臣民们发号施令时,一块石头突然飞了过来,正中他的脸部,他头上戴着的用宝石镶嵌的王冠也应声落地。从此他一病不起,不久于人世,为了保存实力,科尔特斯下令撤出特诺奇蒂特兰。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西班牙征服者带着他们抢劫来的财富,星夜逃出阿兹特克人的京城。但阿兹特克人早已破坏了通往陆地的桥梁,他们一踏上断桥便纷纷落水,那些带宝石和黄金最多的首先丧了命,因为人落水后,沉重的黄金把他们拖入了河底,要了他们的命。这一

夜,一半以上的征服者被杀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悲伤之夜”。

1521年5月21日,西班牙征服者在科尔特斯的指挥下攻占了特诺奇蒂特兰,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所到之处,阿兹特克人的房屋、庙宇和宫殿都被夷为平地。这场战争持续了4个月。阿兹特克帝国的新皇帝、蒙特苏马二世的侄子瓜坦莫克与他的臣民们浴血奋战,抗击入侵者。科尔特斯曾6次提出“和平”建议,诱骗瓜坦莫克投降,均遭拒绝。最后瓜坦莫克被俘,英勇就义,阿兹特克帝国最终覆灭。直到今天,墨西哥人民仍敬仰瓜坦莫克,把他作为民族英雄永远怀念。

阿兹特克人是讲印第安语言——纳华语的印第安部落中的一支,纳华文化就是以纳华语而得名,这一文化对美洲的历史进程曾起过深远的影响。纳华文化发生在墨西哥谷地和中央高原,隶属于纳华文化的印第安部落的科学知识和艺术表达已很丰富;社会组织已很先进;农作物,尤其是玉米的种植已很普遍;叙事诗歌和抒情诗歌、戏剧和散文也有长足的进步。然而,虽然阿兹特克人的生产力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仍很肤浅。为了在大自然的世界中获得生存,他们不得不祈求神的保护,用神来支持他们的生存,因为“宇宙已屡遭虎、风、火和水的破坏”。^①为了生存他们辗转迁徙,受尽磨难。从《歌的痛苦》中可以看出阿兹特克人的痛苦和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

歌的痛苦

我的心倾听着一首歌,
我开始哭泣,满腔的痛苦。
在万花丛中,我们走了。
我们必须离开这块土地,

^① 引自阿尔弗雷多·贝拉韦的《西班牙美洲和阿根廷文学》(阿根廷卡佩卢斯出版社,1980年第4次印刷)。

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去，
将前往太阳的住地。
我把姹紫嫣红的花环，
放在我的手上，
让百花怒放！
我们必须离开这块土地，
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去，
将前往太阳的住地。

阿兹特克人是西班牙征服者来到墨西哥时的统治者，他们建立了强大的阿兹特克帝国，是印第安部落中最好战的一个部落。他们的好战来自对神的虔诚，渴望得到神的庇护。在他们的传说中，宇宙有5个太阳，阿兹特克人正处在第5个太阳将在灾变中毁灭的时刻，为了在灾变中求得生存，他们献出鲜血来强化太阳的生命，使太阳能维持下去，处于不败之地。所以，他们向周边的其他部落频频出击，攫取大量战俘以祭神灵。阿兹特克人的南征北战使他们的疆域远远超出了墨西哥谷地，东至墨西哥湾，西临大西洋，南达危地马拉，形成了空前的阿兹特克帝国。

阿兹特克人崇拜的太阳便是战神乌伊威洛波奇特利，关于战神乌伊威洛波奇特利有这样一个传说：大地女神科阿特利库埃在科阿特佩克山丘下清扫时，遇见一根绒毛，这根绒毛便留在她体内，她就这样怀了孕。她的女儿科约尔哈乌基挑唆她的400个森特索维丝瓦纳兄弟前往科阿特佩克山丘，处死他们的母亲。因为他们的母亲神秘地怀了孕，这对他们是莫大的污辱。科约尔哈乌基的兄弟们果然这样做了，但他们没有想到在大地女神科阿特利库埃腹中的胎儿是太阳的神灵、战神乌伊威洛波奇特利。腹中的胎儿对母亲说她不用害怕，他将保护她，她只要告诉他以科约尔哈乌基为首的兄弟们从哪儿来就行了。就在此时，战神乌伊威洛波奇特利出世了，他为战争而生，专门对付他视为敌人的人。战神乌

伊威洛波奇特利脸上涂了各种颜色,手臂和大腿抹上了蓝色,手持火蛇向他的兄弟们扑去,砍下了科约尔哈乌基的头,她的躯体从山丘上滚下来,跌得粉碎。战神乌伊威洛波奇特利是太阳的化身,科约尔哈乌基代表了月亮和黑夜,森特索维丝瓦纳兄弟们是天上无数的星星。太阳神乌伊威洛波奇特利战胜了月亮与黑夜之神科约尔哈乌基,赢得了光明的到来。这则传说仿佛是一场星球大战,但却蕴含着真实的存在,反映了阿兹特克人征战的生活。传说只是把他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神话化,生活中的人变成了神。

阿兹特克人的好战是为了在战争中抓获俘虏,以俘虏的鲜血祭祀战神乌伊威洛波奇特利。此外,他们的好战也是出于尚武的传统,个人的荣辱皆取决于勇敢,这形成了阿兹特克人好勇斗狠的性格。有一首诗是这样形容他们的战争观的:

“战场是这样一个地方:
诸神把战争之酒酌满,
神鹰展开了染血的翅膀,
美洲虎的咆哮震撼山川,
宫倾玉碎珠玑落散,
羽毛王冠踏成泥浆,
王公贵族也难以生还。”^①

虽然战争残酷,但阿兹特克人以流血和死亡为荣,渴望马革裹尸,战死沙场。

“有什么比得上战死光荣?
有什么比得上长眠于花丛?
啊战死者是多么幸福,

① 李建群:《血与火的文明——古代墨西哥雕刻艺术》(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我的心总在期待着这种命运。”

阿兹特克人约在 12 世纪末征服了活动于墨西哥谷地的另一支印第安部落——托尔特克人，毁灭了托尔特克人创建的城池——图拉，于 1325 年在特斯科科湖中的岛上建立了特诺奇蒂特兰城，即现今的墨西哥城。关于这个城市的起源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战神乌伊威洛波奇特利指示阿兹特克人迁徙新的地方，因为他们原来居住的阿兹特兰土地贫瘠，蛇蝎出没，是一块“白色的地方”。根据神的旨意，只有在一只雄鹰爪里抓住一条蛇、停在一棵巨大的仙人掌上的地方，才可以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国家，并会得到大量的金、银、铜和许多珍贵的宝石。于是，阿兹特克人在他们的领袖铁诺支的率领下开始远征。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有一只蜂鸟为他们引路，终于在特斯科科湖的一个岛上看到了战神所预言的情景。他们排掉部分湖水，连接了其他的岛屿，建成了特诺奇蒂特兰城。特诺奇蒂特兰的面积为 10 平方公里，人口有 30 万，房屋有 6 万幢，涂以白色，光彩夺目，蔚为壮观。城市供水充足，人工渠道有 15,000 条，至今仍保存有 900 条。各个岛屿之间有大堤相连，其中一条大堤长达 7 英里。科尔特斯赞叹道：“在这座宏伟的城市里，有非常漂亮的房屋或他们偶像的居所”，“城中有 40 座非常高而精致的塔，最高的塔要爬 50 级台阶才能上去。主要的塔比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大教堂的塔还要高。”特诺奇蒂特兰最雄伟的建筑是大神庙，它的基部长 100 米，宽 90 米，四周有雉堞围绕，塔顶建有供奉战神乌伊威洛波奇特利和雨神特拉洛克的神殿。阿兹特克人崇拜战神和雨神，这是因为战争和雨水意味着战利品和农业丰收——他们生存的必需。

阿兹特克人修建大神庙时，汇集了各地的优秀工匠，各种不同的印第安部落的艺术风格在大神庙的建筑上体现了出来。托尔特克人的羽蛇神像、米克什特克人的太阳盘和地魔形象、特奥蒂华坎人的水神像都出现在阿兹特克人的雕刻艺术中，各种艺术风格的

融合使阿兹特克人的艺术丰富多彩,促进了阿兹特克文化的发展。

从阿兹特克人对待其他印第安部落艺术所采取的态度,可以看出阿兹特克人不仅是个好战的部落,也是个善于学习其他印第安部落长处的部落。他们在征服了别的印第安部落后,无形中造成了一种文化交流的环境,这对逐渐强大的阿兹特克帝国来说是汲取外来文化的绝好机会。阿兹特克人从索契卡尔科人那里学到了程式化的符号,又从米克什特克人那里学到了图像文字,从而形成了阿兹特克人别具一格的融合了象形、表意和部分表音的文字。阿兹特克人对托尔特克文化情有独钟,当时的托尔特克文化已很先进:他们建筑的图拉城是规模最大的城池;他们会种植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玉米、可可、棉花和木薯等农作物;他们用表意文字记载历史;他们制定了 365 天的历法;他们还掌握了月亮、金星和其他行星运行的周期。

托尔特克人取得的建筑、农业和天文知识应归功于各印第安部落实践经验的积累,尤其是美洲最古老的文化——奥尔梅克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在当时的墨西哥谷地,除了奥尔梅克文化,还有颇为发达的特奥蒂瓦坎文化。托尔特克人曾于公元 650 年或 900 年时入侵特奥蒂瓦坎,将该城焚掠一空,致使特奥蒂瓦坎文化被摧毁。现今矗立在墨西哥土地上的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均为特奥蒂瓦坎人所建,成为古印第安文明灿烂文化的象征。太阳金字塔与月亮金字塔遥遥相望,太阳金字塔高 65 米,体积为 100 万立方米,台阶为 236 级,太阳金字塔的雄伟、壮丽可与埃及的金字塔相媲美。托尔特克人毁灭了特奥蒂瓦坎文化,然而,阿兹特克人则把特奥蒂瓦坎文化继承了下来,特奥蒂瓦坎的艺术和建筑一直是阿兹特克人摹仿的对象。

托尔特克人在信仰上与阿兹特克人迥然不同,阿兹特克人崇拜战神乌伊威洛波奇特利,托尔特克人则信奉羽蛇神盖查尔科阿特尔,它是和平的象征。羽蛇是托尔特克人的和平之神,也是宇宙

中的一颗星；晨曦时它是金星，日落时它是长庚星，它随着太阳的升起和消失而活动着。托尔特克人也用羽蛇来解释他们迷惑不解的自然现象。人的诞生历来有许多传说，托尔特克人认为人是羽蛇用它的牺牲换来的：羽蛇通过各种严峻的考验后来到死者居住的地方，偷走了死者的骨殖，然后把自己四肢的鲜血洒在死者的骨灰上，揉搓成人的形状，于是人就诞生了。托尔特克人的主要食物是玉米，那也是因为羽蛇变成蚂蚁后为他们偷来了玉米种子。托尔特克人还认为他们的多才多艺、他们对行星运行周期的掌握都来自羽蛇。有诗为证：

我们的君主盖查尔科阿特尔，
托尔特克人，盖查尔科阿特尔的子民，
经验丰富的人。
他们没有为难的事。
截断宝石，
加工黄金，
制造羽毛
和各种艺术品，
他们是真正有经验的人。
托尔特克人所有的艺术，
他们的智慧，都来自盖查尔科阿特尔。

.....

他们永远没有贫困或痛苦。
在他们家里什么也不少，
他们从未有过饥饿.....
据说盖查尔科阿特尔在那儿生活时，
巫师多次要欺骗他，
让他用人做祭品，
使人牺牲生命。

但他从未应允，因为他爱他的子民
——托尔特克人……

据传，据说，
这使魔法师大为不满，
他们就这样开始侮辱他，
挖苦他。

魔法师和巫师，他们说
要折磨盖查尔科阿特尔，
让他永远离开，
这件事果然发生了。
在一“芦”年^① 盖查尔科阿特尔死了。

据真正的传说，
他死在那儿，
黑色和红色的土地上。

据说一“芦”年
他自己点火，自焚。
盖查尔科阿特尔焚烧的地方
叫火刑场。

据说他在焚烧时，
他的骨灰即刻升起，
各种珍禽前来观看，
赤鸬鹚、蓝色的鸟，
闪光的鸟，红色和蓝色的鸟，
金黄色的鸟和其他羽毛精致的鸟
翱翔，向空中飞去。

① 1519年为印第安人历法中的一“芦”年，传说盖查尔科阿特尔将在这一年回来收复被阿兹特克人夺去的王位，故而阿兹特克帝国皇帝蒙特苏马二世把长胡子、白脸皮的西班牙征服者误认为盖查尔科阿特尔回来了，预感到帝国的湮灭。

火堆熄灭，
盖查尔科阿特尔的心
升向天际，进入高空。
老人们说
他变成了晨星……

这首诗是一支颂歌，赞扬了盖查尔科阿特尔的功德：他教授托尔特克人技艺，“让他们永远没有贫困或痛苦”；为了阻止魔法师和巫师的人祭，不惜牺牲自己。这使托尔特克人感激涕零，五体投地。这首诗又是一个神话，盖查尔科阿特尔不听魔法师和巫师的话，被迫自焚，他的骨灰升空，他的心飞向天际，最后变成了一颗晨星。这就是托尔特克人信奉的羽蛇神，这个神的形象经过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部落塑造得越来越丰富，连阿兹特克人也肃然起敬。他们把长胡子、白脸皮的西班牙征服者误认为羽蛇神盖查尔科阿特尔，对他们的掠夺没有及时作出对抗的反应。总之，羽蛇神消除了印第安人在自然现象面前的困惑和恐惧，但也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他们在长胡子、白脸皮的西班牙征服者面前的茫然无措便是佐证。

阿兹特克诗歌的宗教色彩很浓，一般都在礼仪场合和宗教活动中朗诵。阿兹特克的叙事诗，不论是宗教的还是描写战争的，大都是匿名的，由一个叫“克内乌约特尔”的集体从事创作，然后才流传、吟唱。在印第安人的纳华语中有两种语言形式，一种是高雅语言，另一种是通俗语言，叙事诗歌便是“克内乌约特尔”用高雅语言创作的。

征服之诗

我们命运多舛，痛苦地相遇。
折断了标枪横躺在路上；
头发散乱，

房屋坍塌，
断墙殷红斑斑。
蠕虫沿着大街和广场滋生，
墙壁沾满了铁和石的污痕。
水是红色的，几乎已被浸染，
如果我们喝它，那是硝石的水。
我们在焦虑中敲打着土坯的墙
留给我们的是一网空洞的遗产。
我们的护身物是盾牌
但盾牌不能阻止毁灭。
我们吃了麻疹似的食物，
我们咀嚼着含硝的绊根草，
土坯的碎块，小蜥蜴、老鼠……
土变成的灰、还有蠕虫……

这首叙事诗描写了征服后的凄凉情景：房屋坍塌，墙上血迹斑斑，水被污染，残剩的是千疮百孔的断垣残壁，这就是征服后留下的“一网空洞的遗产”。死者头发散乱和他们的标枪一起横躺在街头；活着的人食不果腹，以虫草充饥，苦不堪言。

注定的死亡

我们不去死，又该向何处去？
我的心为此痛哭。
你们努力吧，没有人将在这儿活下去！
即使君主们去送死，
我的心依然破碎。
你们努力吧，没有人将在这儿活下去！

人生如梦

我们只为睡眠而来，
我们只为梦幻而来，
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我们只为在大地生活而来。
我们将变成
每年春天的草：
我们的心泛绿，出芽。
一些鲜花孕育了我们的身躯
我们的心却在那儿枯萎。

这两首诗反映了阿兹特克人对生活的态度和在困境中无可奈何的心态，他们用“死”和“梦”来抒发他们的胸臆。《注定的死亡》坦率地向世人相告：“我的心为此痛哭”，“我的心依然破碎”。他们不知“该向何处去”，只有死才是他们的出路，并痛苦地喊出：“没有人将在这儿活下去！”那种悲愤与无奈一览无余地宣泄了出来。《人生如梦》不像《注定的死亡》那样直露，蕴含着深意。它把人比作春天的草，虽然泛绿，出芽，但最终还是要枯萎。人生不是睡眠，也不是梦幻，它是大地的生命，然而人生却像每年春天的草那样走向死亡，人生如同一场梦。从这两首诗中不难看出阿兹特克人悲观失望的宿命论思想，他们在自然现象面前无能为力，只能用人血来祭天，求助神祇的保佑。生命的脆弱、死亡的永恒使他们看不到人的前途。这种宿命论思想在拉美人身上的影响至今还很深。

阿兹特克的抒情诗歌则是个人的创作，且作者都是部落中的最高统治者。君主、酋长、祭司、头人大多擅长诗歌创作，德斯科科地区的酋长奈察瓦高尤特尔、儿子奈察瓦比依、孙子卡卡马辛都是诗人。阿兹特克的抒情诗歌以战争为主题的居多，但往往是同一思想的重复，比喻和想像的范围狭窄，局限于鲜花、宝石、羽毛精致的飞禽，偶然出现的太阳、月亮之类的比喻只是一种点缀。阿兹特